

檢索抑或評價：CSSCI 功能論析*

——兼論構建引文索引數據庫的若干問題

王文軍

[提要]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是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信息的重要檢索數據庫，也是進行引文分析的重要工具，同時還能為學術評價提供詳實的數據支持。由於在實踐中對 CSSCI 的誤用使其在學術評價中的作用產生了異化，也由此帶來一系列問題，因此必須加強 CSSCI 檢索、分析功能的宣傳和推廣，同時數據庫本身必須在提高收錄質量、完善同行評議、擴大收錄範圍、抵制學術不端、提升國際影響等方面不斷進行完善。

[關鍵詞] 人文社會科學 引文索引 CSSCI 數據庫 學術評價

[中圖分類號] C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2 - 0125 - 09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從創立到現在，已經走過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作為一個新生事物，CSSCI 逐漸得到學術界、期刊界和科研管理部門的高度關注和認可，同時，也引起了一些爭論和非議。縱觀這些爭論和非議，可以看出，大部分是由於對 CSSCI 的誤解和片面認知引起的。為了使學術界、期刊界和科研管理部門對 CSSCI 的功能有一個更加全面的認識，本文試圖圍繞四個方面的問題展開分析：（1）CSSCI 的建設初衷是什麼？現在有沒有實現？（2）CSSCI 的設計原理是什麼？來源期刊的遴選原則和程序是什麼？（3）CSSCI 的基本功能是什麼？如何在實踐中全面準確地認識和理解 CSSCI 的功能？（4）在發展過程中，CSSCI 又遇到了哪些新的問題？今後該如何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CSSCI？以期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分析 and 澄清，能夠深化目前學界關於 CSSCI 的認知，進而為 CSSCI 的健康全面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氛圍。

一、CSSCI 的建設初衷與設計原理

（1）CSSCI 的緣起

引文索引是一種服務於學術研究的檢索工具。世界上最早出現的引文索引是美國學者謝潑德

*本文寫作中參考了 CSSCI 創辦以來的一系列工作報告和文件。

(Shepard)於1873年出版的“謝潑德引文”(Shepard's Citation)。20世紀初,前蘇聯學者瓦爾金,首次運用引文分析方法研究包括前蘇聯在內的科學家們對化學發展的貢獻。^①20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情報學家尤金·加菲爾德(E. Garfield)創建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ISI),並於1963年創辦了“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s Citation Index,簡稱SCI),之後又將索引的學科範圍從自然科學推廣到人文社會科學,於1973年、1978年又分別創辦了“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簡稱SSCI)和“藝術和人文學科引文索引”(Art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簡稱A & HCI)。^②這些檢索工具的創立為學術研究的蓬勃發展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工作方法。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它們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和眾多研究機構科研水平的重要工具,有力地推動了學術研究的傳承和繁榮發展。

我國在引文索引工具的研發和建設上則相對滯後,直到1996年,才推出了“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光盤版(CSCD)^③,而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的研製卻尚未被提上議事日程,這顯然與國際學術發展的大趨勢不相適應。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拉開了思想解放的序幕,這種生活和思想上的大轉變,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復甦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內部環境。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逐漸從傳統意識形態的束縛中擺脫出來,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如何有效地記錄不同學科的發展軌跡,建構一個開放的、高質量的引文索引平臺,全面服務於我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和理論創新工作,已經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一項急迫的要求。此外,在評價體制上,當時我國主要採取同行專家評議制度,由於不正之風的影響,使得這一制度在某種程度上流於形式。如何通過技術手段開發一套操作性較強的量化分析工具,建設一個屬於中國學界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用來檢索中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收錄和被引用情況,為同行評議提供一個客觀的輔助工具,進而為學術評價和科研管理提供一種技術化手段就顯得尤為必要。由於歷史因素和社會原因,我國的學術刊物在學術規範和辦刊規範方面還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如何按照國際通行的學術規範,建立一套適應於中文學術期刊的引文索引系統,不斷提升中文學術期刊的規範化程度,積極推進中文學術期刊與國際學術規範的接軌,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基於上述目的,南京大學在1997年率先提出了建設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的構想,並在南京大學作為重大項目正式立項。1999年,南京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正式簽訂了共同研製、開發這一項目的合作協定,在教育部和國家社科規劃辦的大力支持下,經過課題組兩年多的艱苦攻關,於2000年成功研製出了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1998年)光盤版。^④經過十多年來的完善和改進,CSSCI已成功開發了1998年以來來源期刊的相關數據,入庫來源文獻一百餘萬篇,引文文獻八百餘萬篇,作者信息一千萬條。至此,CSSCI的建設初衷已經基本得到實現。

(2) CSSCI的設計原理

所謂學術(academia)是指專門系統的學問,然而,它的原初含義指的是“知識的積累”;而所謂學術研究主要是指根據已有的知識積累,不斷推進對現有問題、知識和理論的研究,實現知識的傳承和理論的創新。而它的最直接體現之一就是引證文獻和被引證文獻之間的內在關係:它表明了文獻之間的繼承和發展關係,反映了學科的發展軌跡和傳承情況,從而使不同時期科學家的研究成果能夠形成有機的脈絡。而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就是一種以文獻之間的這種內在聯繫為基礎的檢索工具。^⑤

引文索引反映了科學文獻之間相互引證的關係和特點，通過分析科學文獻之間的引用和被引用情況，可以揭示其數量特徵和內在規律，從而發現科學文獻之間的縱向繼承與橫向聯繫的形態，進而評估學科研究的發展規模和趨勢。它的理論依據是文獻計量學中的“布拉德福文獻分散定律”（Bradford's Law of Scattering），俗稱為“文獻 80/20 定律”，就是說，某一學科 80% 的高影響論文相對集中在 20% 的期刊上，而其餘 20% 的高影響論文則廣泛分散在另外 80% 的期刊上。上世紀 60 年代，加菲爾德從期刊論文的引文入手，提出了“加菲爾德引文集中定律”，同時也證實了布拉福德定律。通俗地說就是，20% 的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可以滿足 80% 的論文引用需求。這一定律構成了 CSSCI 的理論依據，也是 CSSCI 的設計原理。

（3）CSSCI 來源期刊的遴選原則和程序

引文索引的特殊檢索功能使它不可避免地兼具評價和推薦功能，這是其他檢索工具難以做到的。引文索引要將最優秀的文章推薦給讀者，收選最有影響力的高質量期刊就成為其最主要的工作。^⑥因此，根據合理的學科分類和選擇適用的來源期刊是構建引文索引數據庫的基礎性工作，它包括收錄有影響的期刊和兼顧學科覆蓋的完整性兩個層面。在“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指導委員會”的主持下，經過多年來的反復摸索，CSSCI 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規範的遴選原則和標準，而每兩年更新一次的 CSSCI 來源期刊目錄是嚴格按照既定的標準和原則通過統計軟件客觀生成的。

從期刊的形式要件來看，入選 CSSCI 的來源期刊必須符合四個規範：第一，必須是具有正式連續出版物號（即 CN 號）、以中文為出版語言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第二，刊載內容必須是原創的學術論文或評論等一次文獻，且具有一定數量的參考文獻或注釋；第三，必須要按預定的出版頻率準時出版；第四，必須符合學術期刊的編輯規範。屬於二次文獻、普及性、文學作品、譯文為主的或有一刊多版等編輯出版不規範情形的期刊則不予收錄。^⑦

CSSCI 來源期刊遴選的總指導思想是：堅持質量優先的原則，總量控制，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相結合，動態調整，高進低出，兼顧地區與學科的平衡。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四個原則：第一是分類評價原則，嚴格按照國家標準中的“學科分類與代碼”（GB/T13745-2009）^⑧，設立了 25 個一級學科類別，並以此作為遴選期刊的分類標準。第二是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評價原則，將同行評議與量化指標有機結合起來。第三是動態原則，即每兩年都根據期刊規範化和定性定量評價，來調整來源期刊和擴展版來源期刊目錄，在兼顧地區與學科平衡的基礎上，對來源期刊進行動態管理。第四是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每次遴選標準、原則、方法、結果和數據都會在一定範圍內公開、公示，來源期刊與非來源期刊在每次遴選時都具有同等機會、同等權利。^⑨

二、CSSCI 的功能與評價問題

（1）CSSCI 的基本功能

作為引文索引數據庫，CSSCI 首先是一種檢索工具，這是它最基本的功能。CSSCI 可以從來源文獻和被引文獻兩個方面向研究人員提供相關研究領域的前沿信息和各學科研究發展的現狀，準確地記錄了某一學科的學術積累、借鑒和繼承發展的關係。社會科學研究者可以通過不同學科、領域的相關邏輯組配檢索，挖掘學科新的生長點，展示實現知識創新路徑。目前，利用 CSSCI 可以檢索到所有 CSSCI 來源期刊的收錄（來源文獻）和被引（被引文獻）情況。其中，來源文獻檢索提供多個檢索入口，包括篇名、作者、刊名、關鍵詞、學科類別、基金類別及項目等；被引

文獻的檢索提供被引文獻、作者、篇名、刊名等。從這個意義上說，CSSCI 可以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提供一個有價值的學術研究檢索平臺，從而更好地服務於自己的學術研究和理論創新。^⑧

其次，CSSCI 也是一種進行引文分析的重要工具，它可以利用文獻計量方法對學術論文的發表和引用情況進行各種統計分析，自動生成詳細的分析報告，為學術研究、評價評估、政策制定提供客觀的文獻計量數據。對於管理者，CSSCI 可以提供地區、機構、學科、學者等多種類型的統計分析數據，從而為制定科學研究發展規劃、科研政策提供決策參考。對於期刊主辦者，CSSCI 提供多種定量數據：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期刊影響廣度、地域分佈、半衰期等，通過多種定量指標的分析統計，可為期刊評價、欄目設置、組稿選題等提供定量依據。

再次，CSSCI 的設計原理是基於文獻計量學中的期刊“2/8 定律”，因此，它不可能也無須收錄所有期刊上的所有論文，因此在選擇數據庫來源期刊時，為了能夠將最有影響力的高質量期刊收錄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根據一些量化指標對期刊進行篩選，這樣無形之中也就使 CSSCI 有了一種評價功能。不可否認，引文評價是期刊評價的重要方法之一，作為形式評價的一個重要角度，引文數據庫無疑與同行評價共同構成了期刊評價的兩個重要維度。而由於 CSSCI 特殊的檢索和分析功能，不可避免地使它在承擔前兩大功用的同時兼具評價功能。

(2) CSSCI 的評價功能及其局限性

首先，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CSSCI 的評價功能只是它作為檢索工具所衍生出來的一種附加功能，它不是也不可能是 CSSCI 的基本功能。因此，當學界將其無限放大為 CSSCI 的唯一功能時，恰恰闖割了 CSSCI 的基本屬性。正如文獻計量學專家所指出的，引文索引不是單一的量化工具，而是定性與定量評價相結合的產物。它包含了學術期刊編輯和審稿專家的定性評價，引文數據庫的來源期刊遴選也是經過同行專家的審核或推薦，在定量方面，學術期刊的被引數據則是成千上萬學者在學術研究中經過篩選、查詢、參考和利用的結果。^⑨

其次，CSSCI 的設計原理，決定了 CSSCI 雖具有一定的評價功能，但引文索引的這種先天局限性，決定了它不可能代替同行評價，成為期刊和論文質量評價的唯一標準的：一方面，引文索引是建立在被引數據（“他引影響因子”和“總被引頻次”）之上的，而這兩者只是對來源期刊作者借鑒、利用文獻情況的一種回饋性反映。由於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和接受需要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的長短則由於事物的不同而各具差異，特別是對於藝術和人文學科而言，更是如此。由於藝術人文學科研究自身的特點，決定了要對這些學術成果做出即時性評價是相當難的，學界對它們的認知和接受有時需要很長的週期，而被引數據只是短時期內的回饋信息，還不足以全面反映學術成果的實際價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引文分析只是為同行評議提供一種輔助手段，它不可能代替同行評議，成為論文定性評價的唯一指標，只有把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有機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全面準確地反映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科學價值。另一方面，由於 CSSCI 的設計原理，決定了只有 20% 的期刊能夠成為 CSSCI 的來源期刊，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來源期刊發表的論文都是高質量論文，而非來源期刊發表的論文水平一般。從目前 CSSCI 的這種評價功能來看，它既無法全面反映來源期刊發表論文的質量，更無法對非來源期刊上的論文做出全面評估。這種先天局限性，決定了 CSSCI 所衍生出來的評價功能不可能覆蓋到所有論文，單就這一缺陷而言，就註定了它絕不可能取代同行評議，成為論文定性評價的最終標準。

再次，CSSCI 實際上只是對各類期刊過去幾年被引用情況所作的一種文獻計量角度的分析和總結，它既不代表對學術期刊過去質量的評價，也不代表對學術期刊未來發展水平的定性。因此，

在現實的實踐操作中，絕不能倒因為果，把對期刊過去的定量分析即“以文評刊”顛倒為對期刊未來發展狀況的定性評價，更不能武斷地採用“以刊評文”的簡單做法對論文的水平進行直接評價，這不僅違背了 CSSCI 的本質屬性，也抹殺了 CSSCI 的基本功能。

(3) 實踐中 CSSCI 評價功能的誤用及其原因

自 CSSCI 創建以來，它的確在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提升學術質量、推廣學術規範、規範辦刊行為、改進學術評價和促進科學研究管理創新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在 CSSCI 為學界接受和使用的過程中，也產生了許多片面認識和不合理的使用趨向，甚至把 CSSCI 的評價功能絕對化了，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科研管理上，把科研人員的職稱評定和績效考核直接與 CSSCI 來源期刊掛鉤，將其視為職稱評定和績效考核的唯一標準；其次，在期刊質量評價上，一些期刊把是否進入 CSSCI 來源期刊當作辦刊質量的唯一指標；再次，在論文質量評價上，相對弱化“同行評議”機制，把 CSSCI 收錄與否和量化指標當作論文質量評定的首要尺度。可以說這些趨向嚴重誇大了 CSSCI 的評價功能，甚至把它絕對化了。^⑥

從當前的形勢來看，CSSCI 之所以會在實踐過程中產生這些不合理的“異化”趨向，是存在多方面原因的：一方面，從認識層面來看，作為一個新生事物，CSSCI 自身存在一個發展、完善的過程，另一方面，學界對其認識和接受也是一個很長的過程，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 CSSCI 的正常傳播，引發了一些不必要的誤解和片面認知。

其次，從學術評價機制來看，我國現行的學術評價制度亟待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同行評議和定量分析是學術評價的兩個重要維度，其中前者居於主導，後者只是一種輔助手段。然而，由於一些不正學風的影響，使得同行評議制度在某些時候淪為一種形式，這在一定程度上給片面強化 CSSCI 的評價功能提供了一種制度漏洞。因此，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要積極探索建立多元化的評價體系和標準，進一步完善同行評價機制。

再次，從管理制度來看，許多機構都把科研人員的職稱評定和績效考核與 CSSCI 論文數量直接掛鉤，助長了只重 CSSCI 論文數量、不重質量的不良風氣，片面強化了 CSSCI 的評價功能。因此，科研管理部門必須要樹立科學的質量觀，正確把握數量和質量的辯證關係，將創新和質量導向貫穿於科研評價的各個環節，建立健全科學的管理體制，從根本上改變簡單以成果形式和數量評價人才、評價業績的做法，為 CSSCI 的可持續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最後，從社會原因來看，學術研究的功利化趨向也助長了學界和期刊界對 CSSCI 的片面認知。對於一些期刊而言，能否進入 CSSCI 來源期刊，不僅意味著一種“榮譽”，更是蘊含著巨大“商機”，它們可以以此為由，向作者徵收高額版面費，賺取更多的不當牟利。由此，少數期刊不再把辦刊重心放在論文質量的把關上，提高辦刊質量來服務學術研究，而是通過各種虛假的人為手段，故意製造引用以提高影響因子，來為下一輪的核心期刊遴選和獲取經濟收入“鋪平道路”，這是一種惡性循環，這種功利化的目的已經嚴重扭曲了學術研究的本質，嚴重破壞了學術期刊的生態環境，也更加“異化”了 CSSCI 的評價功能。但隨著期刊界自律意識的增強，倡導學術規範和職業倫理的呼聲日益高漲，期刊界的學術生態正朝著有利於學術進步的方向演進。^⑦

當然，出現這些不合理的趨向，CSSCI 的研製者也負有一定的責任，因此，如何在總結過去經驗的基礎上，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強化 CSSCI 的檢索和分析功能，進一步加大對 CSSCI 的宣傳力度，全面、完整地闡述 CSSCI 的功能和作用，使學界、期刊界和科研管理部門科學認識 CSSCI 的評價功能，必須成為 CSSCI 編制者的長期工作重心。^⑧

(4) CSSCI 的糾偏措施及效果

檢索、分析文獻和為學術評價提供幫助是 CSSCI 的主要功能，對此 CSSCI 的建設者始終都有著清醒的認識，在歷次“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指導委員會”會議紀要中都明確提出科學對待、謹慎使用 CSSCI 評價功能的意見。在 2009 年，更是向全國高校直接發出了《關於科學對待、合理使用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的倡議》，呼籲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門正確認識 CSSCI 的功能，積極探索、建立多元化的評價體系和標準，力戒簡單以 CSSCI 數據作為評價指標。^⑥2011 年，教育部又下發了《關於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評價意見》，要求各大高校、科研管理機構正確認識 SCI、SSCI、A & HCI 以及 CSSCI 等引文數據在科研評價中的作用，摒棄簡單以出版社和期刊的不同判斷研究成果質量的片面做法，要求各單位確立質量第一的評價導向，建立和完善多樣化的評價體系。在 2012 年公佈的 CSSCI 指導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紀要中又再次強調了這一原則，指出“要大力宣傳教育部《關於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倡議高校科研管理部門科學對待和合理使用 CSSCI，加強 CSSCI 的功能及其來源期刊遴選規則的宣傳和解釋，努力化解學術界對引文評價及 CSSCI 的誤解，創造有利於 CSSCI 健康發展的良好氛圍，同時積極引導學術期刊向更加規範、更高質量的方向發展。”這些措施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學術界、期刊界和科研管理部門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 CSSCI 的評價功能的認識，但由於社會原因和歷史因素的影響，這種改變還是非常有限的。如何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不僅是 CSSCI 研製者的責任和義務，也是學術界、期刊界和科研管理部門必須面對的艱巨任務。

在這裡，筆者也再次呼籲，希望學術界、期刊界和科研管理部門能夠全面正確地認識 CSSCI 的功能：它只是一種服務於學術研究的檢索工具，是一種工具性的服務平臺，雖然它也可以為科研評價提供一些參考數據和幫助，但絕不能將其視為對學者、期刊和個人成果評價的唯一標準，必須要把 CSSCI 本身的問題與 CSSCI 在接受和傳播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嚴格區分開來，那種不分青紅皂白地把這一工具在使用和實踐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全部歸咎於 CSSCI 本身的做法，是完全不負責任的。

三、CSSCI 發展中遇到的問題

儘管十多年來我國大陸的引文數據庫建設取得了一些進展，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由於起步較晚，以及國內學術規範和學術評價機制的完善，使得 CSSCI 與國外 SCI、SSCI 和 A & HCI 相比，還存在一些需要改進的問題。毋庸置疑，其中一些問題是由於引文索引系統自身的設計原理帶來的先天性問題，是 SCI、SSCI、A & HCI 和 CSSCI 共同面臨的問題；有些問題是 CSSCI 的研製者當時尚未碰到、以及隨後未來得及解決的，而有些問題則是由於學術界和期刊界等片面理解和追求引用和影響因子造成的。從總體來看，可以分為六類問題：

1. 論文收錄質量問題。由於 CSSCI 是根據文獻計量學中的“2/8 定律”建立的，這就意味著它不可能收錄所有期刊上的所有論文，只有那些來源期刊的論文才能被收錄進去，這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方面，並非所有來源期刊的論文都是高質量論文，因此，CSSCI 應當改進收錄方式，將那些不符合學術規範的論文或低質量的論文排除在 CSSCI 的收錄範圍之外；另一方面，那些非來源期刊上也有高水平的論文，因此，如何把那些非來源期刊上的高水平論文篩選出來收錄到 CSSCI 之中，擴大 CSSCI 的文獻來源，更好地服務於學術研究就至關重要。但客觀而言，這些問題並不僅僅是 CSSCI 面臨的問題，也是 SCI、SSCI 以及 A & HCI 面臨的問題。

2. 來源期刊遴選的問題。引文數據庫是否能夠較好地實現文獻檢索和引文分析兩大基本功能，能否全面地反映學術研究的狀況，選擇適當的來源期刊無疑是最重要的，而來源期刊遴選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精選來源期刊和如何實現學科和地域的完整覆蓋。目前 CSSCI 主要是按一級學科分類來篩選來源期刊，這一方式導致一些二級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邊緣學科和專深領域的期刊無法有效地收錄進來，另一方面，來源期刊的遴選範圍也應當進一步擴大到全球範圍的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因此，來源期刊的遴選必須以推進學術進步為第一要義加以改進。

3. 同行評議問題。由於引文不規範的現象並非偶然，所以光靠引文數據或增加評價指標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通過進一步增強學科專家對來源期刊等的評選力度，建立科學完善的同行評議機制，針對不同的評價對象和評價目的將同行專家的意見與引文數據有機結合起來。

4. 引文的質量問題。由於引文指標已成為來源期刊遴選的重要依據之一，因此有的期刊社把追求被引頻次、影響因子作為編輯部的一項重要工作，最典型的表現就是以達到提高引用數據為目的的“定向引用”，由此造成的引文資料失真，直接導致引文分析結果的誤判。其中最典型的兩種“定向引用”現象是：（1）過度自引。所謂期刊自引是指某期刊上發表的文章引用該期刊以前發表過的文章。在自然狀態下，期刊自引是必要的、合理的，按照一般的國際慣例，期刊自引一般不會超過 20%，國際一流期刊一般在 5% 左右。而目前少數期刊為了功利目的，片面追求引用率而過度自引，這是必須加以遏制的不良學風。為了使來源期刊與非來源期刊處於同一起跑線上，實現遴選的公平原則，剔除自引是必要的。（2）互惠引用。所謂互惠引用是指固定的兩個或多個期刊之間以獲取高引用率進行有目的的相互引用。在正常情況下，期刊之間的引用是學術研究和發展的必然體現，也是符合學術規範要求的。然而，少數期刊為了提高自身的影響因子和引用率，就人為地與另一些期刊達成“交易”協定互惠引用，這是一種嚴重違反學術倫理的不道德行為。但是，這種互惠引用問題比自引更為複雜，必須採取及時曝光公示、增加“自引率”、“被自引率”、“引用集中率”指標等方式限制或抑制非正常引用的產生和蔓延。總之，除了基本的形式要件外，必須要在引文規範上對來源期刊設立較高的入門條件，有助於減少不當的“定向引用”對引文數據可靠性的影響。^⑥

5. 來源期刊數量的問題。數據庫來源期刊的變動會帶來引文數據庫學科收錄總量的頻繁變動，即使同一期刊年度間文獻計量指標也會逐漸缺乏可比性，來源期刊中大量綜合性期刊的存在使得學科收錄總量的年度差異變得更難把握。筆者認為，應按照學術資源、學術成果、學科人群分佈等指標對各學科文獻的收錄數量進行測算，並以此為依據來確定各學科來源期刊的數量，同時按照學科文獻收錄數量為依據對綜合性期刊進行選擇性收錄。

6. CSSCI 的國際影響力問題。教育部 2011 年下發了《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走出去”計劃》的通知，做出了推動我國學術走向世界的一項戰略部署。而在這個過程中，CSSCI 應當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它對於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走出國門，擴大中國學術的國際影響力，構建面向國際學術界的中文話語體系，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從目前來看，CSSCI 的影響力還基本停留在國內，在國際上的影響甚微。因此，如何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將 CSSCI 做大、做強，不斷提升 CSSCI 的國際知名度，並通過這一平臺積極推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走向世界，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

四、CSSCI 的完善與發展

CSSCI 從開始創建到現在只有短短的 14 年，作為一個新生事物，不可能一蹴而就，盡善盡美，問題總是伴隨著發展存在的，因此積極面對發展中的問題，創造性地提出解決方案，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這一方面需要國內學界的寬容和大力支持，營造一個適於 CSSCI 持續健康發展的良好氛圍；另一方面，CSSCI 自身也應當採取進一步的改革措施，不斷提高、完善 CSSCI 的功能，努力將其打造為一個共用、開放和高效的服務平臺。基於這種認識，筆者認為，在總結 CSSCI 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應當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和完善。

1. 牢固確立質量第一的導向，使 CSSCI 真正成為提升學術質量、推進理論創新的有效工具。CSSCI 應當穩步提高公共服務功能，使 CSSCI 真正成為提升研究質量、促進學術規範、推進理論創新的有效工具。同時必須加大對 CSSCI 收錄論文質量的審查，嚴格把關，確保高水平論文的完整收錄。突出 CSSCI 的推優和引領功能，在定性和定量評價相結合的基礎上，將那些學術質量高、學術影響比較大的優秀成果篩選出來並推向學界，構建一個高質量、高影響力的學術成果傳播平臺，全面服務於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

2. CSSCI 必須進一步完善同行專家評議機制，以提升科學性和權威性。一是需要進一步加強“大同行”專家評議機制建設，強化專家在期刊定性評價中的作用；與此同時不斷強化“小同行”評議機制建設，保證不同學科進行分類評價的專業性。二是應當吸收各個學科的權威專家進入“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指導委員會”，使其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覆蓋各個學科、各個層面的重要諮詢決策機構，增強其權威性，進而不斷完善 CSSCI 的遴選機制和發展戰略。

3. 根據學術發展的動向，動態調整和不斷擴大 CSSCI 數據庫的收錄範圍，逐步提高 CSSCI 的文獻來源和學科覆蓋面。一是應當擴大 CSSCI 期刊數據庫的收錄範圍，將港澳臺地區乃至國外創辦的優秀中文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也收錄進來，使 CSSCI 成為名副其實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二是加快“CSSCI 學術集刊引文數據庫”、“CSSCI 學術圖書引文數據庫”（CSSCI-BCI）的建設步伐，使得各種形式的學術成果完整地通過這一平臺呈現出來。三是動態調整來源期刊的收錄範圍，逐步完善 CSSCI 的學科覆蓋面，更多地關注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的學術期刊，比如，在擴展版來源期刊中進一步增加這些學科期刊的收錄數量。四是借鑒國外經驗，適時進行綜合性期刊收錄方式的嘗試性改革，將以綜合性期刊為收錄單元改變為以論文為收錄單元，以學科為基礎、以高質量論文為收錄對象，選擇性地收錄綜合性期刊或一些非來源期刊刊載的高質量學科論文。五是在學術研究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範式逐漸國際化的形勢下，引文索引數據庫的建設也應當能夠與時俱進，按照國際慣例和國際通行的標準建立一個新的數據庫模式，在可能情況下，分別編制社會科學和人文藝術引文數據庫。例如，在學科分類上，應當採用參照國際通行規範進行分類和標注，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和人文藝術引文索引應當採用不同的標準進行建設，尤其是人文和社會科學不同的研究方式和引文習慣，也要求數據庫的編制者必須關注到這一問題。

4. 由於引用動機的複雜性和引文不規範，也導致引文數據中存在著諸多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引文分析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尤其是“評價導向”使得期刊存在著一些“急功近利”的不規範做法，如使用期刊自引、機構自引、虛引偽引、互惠引用等“定向引用”的方法提高引用率，對此 CSSCI 必須採取一系列措施切實有效地遏止這種嚴重學術不端行為的蔓延。一是借鑒國外經

驗，排除期刊的異常引用和機構自引，客觀反映不同學科期刊的影響力，進一步提升 CSSCI 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並以年度數據報告的形式向全社會公開發佈，增強 CSSCI 的公共服務功能。二是對期刊的引文規範性和引文勘誤率進行深入考察，適時推出規範化指標作為 CSSCI 來源期刊的入選標準；三是完善監督機制，推進期刊的學術規範建設，如引入知名期刊主編等同行專家組成的諮詢會議，以學術共同體的形式就期刊的學術規範、學術自律等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作為目前國內中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中較為權威的工具之一，CSSCI 清晰記錄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各研究領域的發展軌跡，展示了當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CSSCI 不但應當成為國內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檢索、分析與學術評價的有力工具，還應當利用 CSSCI 業已形成的品牌效應，為國際學界瞭解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歷程、基本現狀和整體水平提供一個最佳窗口，積極提升 CSSCI 的國際影響力，使國外學者接受、承認並廣泛使用 CSSCI 數據庫，使之成為一個學術期刊推介和研究成果展示的國際化平臺，也為國內學者釐清差距、尋找定位、如何“走出去”提供平臺和方法指南。

①包昌火：《情報研究方法論》，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0年。

②④⑤鄒志仁：《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之研製、意義與功能》，南京：《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0年第4期。

③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簡稱 CSCD）創建於1989年，收錄我國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學、地學、生物學、農林科學、醫藥衛生、工程技術、環境科學和管理科學等領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優秀期刊千餘種，目前已積累從1989年到現在的論文記錄300萬條，引文記錄近1700萬條。

⑥⑩沈固朝：《合理發揮引文索引在學術評價中的作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4月1日。

⑦葉繼元、宋歌：《博導系列訪談：葉繼元教授》，長沙：《高校圖書館工作》，2004年第5期。

⑧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GB/T13745-2009學科分類與代碼》，北京：中國標準出版社，2009年。

⑨有關 CSSCI 來源期刊遴選的指導思想在鄒志仁、葉繼元、沈固朝等專家撰寫的相關論文中均有詳細論述。

⑩有關數據庫的檢索方法在 CSSCI 檢索平臺網站（<http://www.cssci.com.cn>）有詳細說明。

⑫一段時期以來，對核心期刊的批評主要集中在科研考核、職稱晉升、碩博士畢業等環節對 CSSCI 來源期刊目錄、北大核心等目錄的誤用上，如方廣錫、楊玉聖、余三定等知名學者都對將 CSSCI 作為學術評價標準的做法進行了批評。

⑬李文珍：《65家期刊簽署〈瀋陽宣言〉，共同倡導學術期刊自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9月18日。

⑭朱劍：《重建學術評價機制的邏輯起點——從“核心期刊”、“來源期刊”排行榜談起》，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⑮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指導委員會：《關於科學對待、合理使用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的倡議》，http://cssci.nju.edu.cn/news_show.asp?Articleid=73

⑯朱劍：《面對學術評價現實的改進嘗試——簡評2012-2013年“CSSCI來源期刊目錄”》，江蘇鎮江：《高校教育管理》，2012年第2期。

作者簡介：王文軍，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副主任。南京 210093

[責任編輯 劉澤生]